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方求鼎

尚書詳解卷十九

宋 夏僎 撰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商封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紂子武庚治殷頑民封叔旦于魯為周公

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國至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誅管叔黜絶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為衛侯是康叔者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周公封之之日告戒之辭至于再三史官録之以其辭多古者竹簡編書言多非一簡所能載于是分為三篇首則以其書主于告康叔故謂之康誥次以其書皆説紂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以禁之故謂之酒誥終則

以其書有若作梓材之言故取二字以名篇謂之梓
材此三篇皆告康叔故共一序也林少頴謂書序之
體不同有每篇自為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
史之記載皆以簡冊所載不可以繁故有一簡不能
載則或析而為二或析而為三愈多則愈分雖其篇
帙之分而所作之由則一此所以異篇而共序也然
其所以分之則若因所作之時或因所陳之事如泰
誓三篇上篇是將會孟津時所作中篇則次河朔時

所作下篇則大巡六師時所作故此三篇則因所作之時而分也今康叔之命乃一時所作非如泰誓作于三日之間可以時分故就其言之不同而分之前篇泛告以德刑之說又是始告康叔之言故主名為康誥至酒誥則以戒其無湎于酒故名之為酒誥梓材則戒以匽瑕含垢且其中有若作梓材之句故以名之此則以事分之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放蔡叔

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衛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

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于營洛之前數年也是故

此篇之序言成王既伐管叔乃以殷餘民封康叔則

是周公既誅管蔡即封康叔明矣然此乃首言惟三

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遂言五服

諸侯咸在周公乃大誥康叔以治道以此觀之則又自營洛邑而後誥康叔也學者多求其説不得如蘇氏諸儒皆以為洛誥脱簡悮在此唐孔氏則又謂周公三年滅三監康叔之封實在七年營洛之後其間未封康叔之前又别使人鎮守則封康叔實非營洛之前與史記所載及序文實相抵牾惟王博士謂四國既誅商地既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洛邑乃其事序也此書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然後

繼以告康叔之事者葢封康叔之事在卜洛之前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當其營洛則四方之民與夫五服之君莫不咸在王者將敷大命于諸侯必于臣民所會而告之則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時林少穎廣其意謂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前而告之也乃在營洛之際序之言葢推本而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而即以此誥之則其書當謂之命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惟其丁寧告之不在始封之初

而在營洛之際此所以不謂之命而謂之誥也蓋周公營洛將以遷殷頑民而自尹正之其餘尚留于衛者則以委康叔既有以委之則不可以無告戒之語故于此遂以是誥康叔也此說極然惟其誥于營洛之際故梓材之後即繼以名誥洛誥之書此可以無疑矣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謂明死魄生即三月十六日也此史官叙此康誥所作之由謂是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始造基而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以洛在王室之東故也是年四方之民皆大和悅而來會謂喜而願効其力也侯甸男采衛五服之君與所屬之百官皆播率其民徒而咸在悉皆和悅以見士于周謂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也唐孔氏謂五服獨男居中故言邦則五服皆為邦可知此亦古史立言之體如此惟一時之民皆喜于用力故周公于是皆以勤勞之辭感諭之勤謂因其勤而勤之若因其勞而勞之有以慰藉之也周公既有以勤

其民于是遂弘大其意而告之以治道今此書是專誥康叔不言康叔而泛言大誥治者盖周公作洛遷殷頑民其餘者則欲委康叔治之是時諸侯咸在周公遂于大會之中誥康叔亦以警衆使知此意故總言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此以下周公告康叔之辭也周公告之而曰王若曰者成王實為天子言雖出于周公實當推而本之成王故言王若曰者盖周公語康叔謂王之意若此之也孟侯謂康叔為諸侯之長也朕其弟周公謂康叔乃我之弟也小子封者周公凡故稱康叔為小子封其名也周公將告康叔使之善其政以治商民故

先言文王愛民之深而民被其澤無陷于罪故德則明之使著見于天下而民曉然易化刑則慎之而不敢妄用恐濫及無辜愛敬天下之民雖鰥寡無告者亦不敢少忽凡所以待天下者惟因其可用者則用之可敬者則敬之可刑者則刑之以此顯示于民曾不敢容心于其間故始造有區域之中夏蓋謂周家所以有天下實造始于文王也惟文王能以尚文之事始造區夏故始則以西土一二友邦國君共修久

則釐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賜謂文王時爲西伯始則一二邦歸之終則釐西土皆在其覆冒之下也惟其如此故上則聞于上帝而上帝嘉美之于是大命文王以殪滅大殷而大受其天命惟天命文王使滅商而周有天下故其所有之邦與所有之民皆大得其次序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即此也惟文王既如此而汝寡少之兄武王又能勉而行之謂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終有天下故汝小子封所以

今日得侯于東方衛國也謂寡凡猶言一人也周公此一節盖言康叔今日之封實文考積累之功不可忽也林少頴謂周公之告康叔載于此篇首尾數百言多及于慎刑敬罰之事也按左氏春秋傳曰周克商使諸侯就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之初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冉季康叔皆有馴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

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而左傳亦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在成王之世實以衛侯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于成王顧命之際召太保為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康叔居司寇之官亦歷事康王也切謂以王命作康誥之時雖使即封于衛而亦並以司寇誥𠦪慝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皆治殷頑民于衛者也以衛為外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為司寇

之官故其言多于慎刑敬罰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成王上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以至武王又加之以勤故汝小子封遂得啓土有國則汝往即乃封誠不可不念也故于是又嗟嘆而呼名曰汝念哉謂當念上

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也蓋今日之民惟在于敬循汝文武之舊繼紹其所聞佩服其德言謂文王之善言康叔當奉行之也其大意則謂文武聞之于耳言之于口者康叔當祗適之也既祗適于文王矣則往即乃封又敷布以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之善政善教而與文王之事參合而行之用以保治商餘之民所謂敷求則猶言旁求謂求之非一方也既徧求商先哲王矣成王則欲康叔大遠思商之老成人所

以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别求聞由夏禹以上古先智哲王之道合是二者用以安保其民所以别求聞由者謂未有所得則分别以求之求之既有所聞則由而行之故謂之别求聞由也林少頴謂于殷先哲王言敷求于商耉成人言遠惟于古先哲王言别求聞由以至上言保乂民下言康保民葢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如舜典如伋禮如西禮如初不必求其義也如必謂各有其義則于先哲王言殷耉成人言商

豈有說乎此說是也成王旣欲康叔近而求之文考
漸遠而求之商先哲王與商耇成人益遠而求之古
先哲王則求之于人者至矣盡矣故于是欲其弘于
天也所謂弘于天者謂即其上文之所聞所求者廣
而大之而一槩以天理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古先
哲王與商先哲王文考等皆得之于天者吾旣能求
之于彼而槩之以天則無以復加矣故其順德用能
裕于其身所謂裕者若孟子謂睟然見于面盎于背

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即所謂裕也德既如此則成王所以責成康叔者必能仰副其丁寧之意而在王之命可以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又一節告戒之辭盖古者戒飭臣下非如今作成

一篇之文渙號而告之或今日以此明日又告以彼史官叙為一篇故凡言王曰者皆自為一節也痌痛也瘝病也王嘆而呼康叔謂汝未膺民之寄則休戚為無預今有人民社稷則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是今日之封非為汝榮乃所以疾痛于汝身汝不可不敬也成王既戒使之敬故遂言所當敬之事謂天威可畏常輔至誠觀之民情之向背則可見矣蓋能治民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必與之不能治民則民不

與民不與則天亦不與是天之輔與不輔皆即民情而可見也天之所輔旣因于民則民不可不求有以保之亦明矣奈何小民之情撫后虐讎又復難保則為康叔者當如何哉往盡其心而不敢安然好為逸樂遊豫之事則乃可以治民矣此盖康叔所當敬者也成王旣告康叔使無康好逸樂乃其乂民于是舉其所聞于古人之言以告戒之曰凡所行不善致怨于民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小皆足以名亂惟無怨則

善苟有之則大亦致亂小亦致亂不可不慎也然則欲無怨非他惟則取其不順于理者當有以順之使循于理取其不勉于善者當有以勉之使勤于善如此則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尚誰敢怨哉成王既以所聞于古者言之則又嘆曰已乎汝小子康叔乃所服者惟在乎弘大吾人君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所謂應保者謂順而安之若人情欲壽則生而不傷欲富則厚而不困者是也汝既保殷民則亦以助王安定所

服之天命而作新天下之民盖邦之安非惟兹商士商民之安乃周民之安也時康叔實以衛侯為王司冦則保殷民與新周民者皆其責也故成王告之以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文一節林少頴謂按史記康叔雖封于衛實以衛

侯為周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故成
王于此又嗟嘆而戒之曰汝行刑罰當致其敬明也
敬則用之不敢忽明則能得人之情刑者人命所在
故尤貴于敬明也此下皆告以敬明之事蘇氏謂凡
乃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輕重其說極
然蓋此言小罪苟故意為之則必殺大罪苟誤為之
則必赦世之犯罪亦有不至于死者豈可謂苟出于
故意者盡置于死乎故知蘇氏謂為甲乙二人犯死

罪以議輕重其說當也盖周公之意謂如甲有小罪所謂小罪非謂罪之小者也謂甲有罪乃小于乙雖小于乙然乃非眚災過誤所為乃其意之所終自作不典法之事至于此式用也如此者有其罪雖小于乙而甲則不可不殺或乙有罪乃大于甲雖大于甲然非其意之所終乃是眚災過誤所致適然如此既是過誤又能自首自說盡其辜罪不敢隱匿如此者故其罪雖大于甲則不可殺此二條正如諸葛亮治

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又一節王嗟嘆呼康叔名而告之也有叙者謂上行則下效君先則民從各有次序也下文所言者是矣成王謂汝于是能大明其事謂所行得其當則民皆化之一歸于正又相勉于和汝于民之有惡若汝

身之有疾務調治而速去之則民之化之皆畢棄其惡而歸于善汝于民之有善若保汝之赤子常加撫養不敢傷害則民之化之皆躋于治安之域此即上所謂有叙之事也成王既告康叔以事之有叙如此又因而及于刑戮之事蓋康叔實為司寇刑戮人命所係故又詳以告之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者謂刑人殺人國自有法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也然雖非汝封得刑人殺人而為司寇苟又當刑當殺者汝自當以

法決之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于汝而假之于它人也成王既言非汝封當自刑人殺人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于汝封故又言劓刵之事劓謂劓鼻刵謂割耳刑殺之輕者蓋言其重者因及于輕者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者亦如上文言非汝封可以自劓刵人然亦不可使劓刵人之事出于它人而不出于汝封但因上成文略非汝封三字耳此說出于蘇氏諸儒皆宗之彼孔氏則以非汝封刑人殺人為

一句無或刑人殺人為一句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為一句無或劓刵人為一句王氏則又以又曰加于非汝封之上移易經文今皆不從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上所言皆康叔為周司寇所當慎之刑此言慎衛國之刑也故言外事以别之謂司寇乃内事衛事乃外事也成王謂汝身為司寇于内于王國之刑汝固身

任其責至于外而衛國之事汝但設其法官以治之而其治之之道則師兹殷先哲王罰之有倫叙者足矣孔氏則以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為一句謂外而奉王事當陳是法以司主其衆及兹殷罰有倫者而兼用之果如此則兹殷罰有倫上加及下加兼用二字非經意不敢從成王既告康叔以治外事之道于是又詳斷獄之事要囚者因辭之要者也謂于囚獄之辭反覆考覈已得其要是獄之已成者也汝亦未可

遽使決之又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于一旬與一時之久其情其辭果然如此然後大斷其要囚此蓋慎之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成王又申明上意謂上言外事汝當設是掌法之司以師法商罰之有倫敘者此固善矣然未必其能合義故此又言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勿庸以次汝封蓋謂汝當陳設是法事其罰必斷以殷之常法此固善矣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于義與殺之合于義者而刑殺之不可使是法司覬望于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此意正謂罰蔽殷彛固善矣須又用其義者尤善也成王既教康叔以用刑之說又恐其用刑既當必自矜伐故又戒之曰若如所言服而行之則凡汝所行必皆盡順于理既順于理或有人曰時有叙矣汝則曰未有順理之事蓋所為雖順

于理亦當自謂不順不可使自言順茍自言順則與不順無以異矣林少穎謂自言其順者適足以掩其美不言不順則所順之事豈頓然為滅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不率大戛

成王上與康叔反覆言明德慎罰之事其施于王朝與衛國者備矣故此又言已乎重發端詳述治商民之事蓋商餘之民淤紂之化風俗傷敗父子兄弟之倫悖亂不順非刑罰可禁惟寬以化之使漸入于善又不可如前所言一一加之以刑也欲告以寬以化民必先言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

惟乃知者蓋成王之心不欲康叔任刑齊民惟以教化綏以化之故言康叔汝雖小子而我之心我之德惟汝知之蓋謂我意惟在先教化後刑罰汝實知之也成王既言我先教化後刑罰之意汝實知之故遂言所以欲先教化後刑罰之事凡民自得罪以下是也謂凡民自已所為不善而得罪于天下非由上人教化所致者即以寇攘姦宄殺越人以取貨者也竊取曰盜强取曰攘外為姦媚以取人物曰姦内懷詐

欺以取人物曰宄殺即殺人至死者也越即遮道毆人或刃人未死者也成王謂爲寇攘姦宄與殺人越人之事以取人之貨者此等人皆強而不畏死者人無不惡之成王之意盖謂此等人則當不待教而誅之故又曰元惡大憝盖深言此等人實爲大惡大可惡者既言元惡大憝又言矧惟不孝不友者盖謂元惡既可惡若不孝不友則尤可惡者下文所言即不孝不友之事也盖子當敬父今乃不能敬行其父之

事以傷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父當慈子今乃不能慈愛其子乃憎惡其子是父不父也弟當敬兄今不念天之明謂天尊地卑明有尊卑之分今不念之遂至不恭其兄是弟不弟也兄當念弟今不念鞠幼之可哀大不友愛其弟是兄不兄也盖子之初生必以帛鞠斂之故幼子謂之鞠子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自迹論之比之元惡之人固尤為可惡然以理論之則非凡民之自得罪乃上之人教化之者不

至故如此等惟當閔之閔弔也若不閔此乃謂此民之自作非我之罪不于我政人之身自以為得罪乃天與民之常性而民自泯沒亂壞且自言曰乃令疾用文王作罰之法刑此等人不赦其不率大常之罪戛常也如此則是責民而不責已齊民以刑而不能以教化緩而化之者也諸儒多以為成王言元惡固可惡不孝不友者尤可惡故民之至此者非我政人之罪乃天與民以常性而民自泯亂故當以刑齊之

不可赦審如此說于經文雖順但非成王待商民之本意故不敢從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成王上既言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惟當憫恤不可謂非巳之罪而輕欲誅之故此遂言非惟康叔不可如此雖康叔之臣如外庶人訓人者亦不可如此庶子如周官所謂諸子之官也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外庶子訓人者即訓公族之官也以其在衛故謂之外庶子以其職在訓人故謂之訓人正人即庶官之正長也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為官行文書者也成王之意謂此不孝不友之人非惟康叔不可不

責已而外庶子者職在訓人與庶官之正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亦當分別以播敷教化以造成斯民之善譽也今乃不能念此不能用此徒瘝病于君盖君建此官將以善民則君不可無憂今不能念用君命故病其君也為臣而敢于如此則長于為惡乃我一人之所惡者豈特如元惡為人所惡哉如為臣既不能教化于民如此而汝乃速由茲義皆誅殺之此義謂前言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

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不率大戛者是也謂康叔欲用此意以殺人也康叔若果然用此意而皆誅殺之則是為君為長不能教化善其一家之人為君謂康叔為長謂外庶子等臣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正則天下定今康叔于不孝不友者不能化之使善于其家則是不知正家而天下定故謂不能厥家人乃與其小臣外正之官為刑威為暴虐以大放棄人君之命也盖成王之意在于先教化而後

刑罰今乃率殺之是棄王命也此小臣外正即前所謂外庶子與正人及小臣諸節等人也成王既責康叔以不可如此故遂言汝今日惟當無不敬典所謂典者即天秩之典父子兄弟之常道也盖民之所以不孝不友者皆是典之不明不可驟誅惟敬是典以寛裕其民使之緩而自化惟以文王所敬忌者為法而已潘博士謂敬則有所尊則能順其所為忌則有所畏則能戒其所不為此說是也故汝之寛裕其民

果能有及于文王則我一人必說矣故曰予一人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成王上既告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當教之而不可刑故以此訓迪之事為已任蓋分土列爵以司牧商民者雖康叔之任而履至尊制六合使殷民以歸橐籥之中者實成王之責故上文既以之責康叔至

此則又以之自責也爽惟民迪吉康者爽明也言明思治民之道惟當導迪以吉康之道蓋民之有生無不好善無不好安或陷于凶危皆上之人不能迪之耳惟民在于迪之以吉康故成王謂我于是其思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言思其為美遂作起而求之不敢荒寧也況今之民無有迪之以善而不適于善者其意蓋謂不孝不友之民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但無人迪之耳苟迪

之則無有不適從者堯舜迪之以仁壽則仁壽桀紂迪之以夭鄙則夭鄙是無迪之不適也苟可迪而不能迪則謂之無政在其邦盖邦之所以為邦者以其有政以迪民今不能迪之是無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説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成王既自責已于是又呼康叔而告之曰我之所告

汝我乃不可不監視省察故告汝以修德之說于罰之所以行欲其明德慎罰也葢康叔明德慎罰以治天下之民則成王亦可以無愧故前之所以告者皆自視其利害關涉于已故有是告也一說謂不可不自監視故告汝以德之施悅于罰之所行葢德者民之所樂刑者民之所畏故用德所以悅于罰之行也成王此意欲康叔先德後刑故有此說據此則說字為喜悅之悅前則以說字為言說之說皆可通故並

存之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者成王謂我所以告汝修德之說于罰之所以行者今民自武庚蠢動不靜之後至今心有所未定止導迪之雖至于再三而尚違悖未能為一謂人尚異意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者成王謂天之立君將以導民于善今民不靜迪之不能使和合為一則是君不能助上帝以綏四方天必罰之故成王謂民之未化如此我亦明思天威降罰以誅殛于我我亦不敢怨成王所

以自責者如此則康叔之所以自責當如何盡責已乃所以深責康叔也成王既自責謂天必降罰故又言大抵人之為人惟不可以使已有可指之罪苟有可指則雖小罪亦可以滅身蓋由小以至大由少必至多積之不已尚將顯顯然聞于上天豈可謂小惡無傷而不去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又成王呼康叔使敬下文所言也無作怨者謂不可作可怨之事也蓋民之于君恃之以安豈能怨之惟君作其怨則怨之矣故戒以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者謂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也蓋人君舉動係國休戚為民嚮背不謀之謀不可用非常之事不可舉成王之意謂康叔當敬慎于可怨之事則不可作于非謀非彝之人則不可用凡所舉動惟當先斷以是至誠度利果及民而非怨果善言

常道而非非謀非彛然後大法敏疾之德敏而行之可也盖能行而不能先斷以誠則必至于妄行能誠而不能繼之以敏則必致于失機故惟持之以至誠而決以力行則無不善也薛氏謂誠故能守敏故能行其說頗然故成王又謂汝康叔惟用此道以安汝之心使不汩于外物省汝之德使無謬戾遠汝之謀猷使不狥目前之利則優游暇裕雖不事督促而民乃自此安矣汝既能安民則我所以責汝者得矣我

豈以汝爲瑕疵而殄絶于汝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也蓋成王與康叔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其事甚繁而且重大故又嗟嘆以見其事果大遂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謂

我所命汝事甚大故汝小子封當知我此命之之言不能常常告汝謂告之之辭惟今日耳自今日以往各往就國雖欲常告之不可得也汝可不念哉惟當念之不忘而不于我有殄絶其享上之意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其耳以聽謂成王前所告以祇適文考敷求殷先哲王汝丕遠惟商耇成人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皆遠大之事非高其聽則不能以古人為師也常用此以康治其民不可忽也此言王若曰又更

端以告也此書前言王若曰後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所以見周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也成王又謂汝往就國當勿廢敬典即前所謂汝亦罔不克敬典者是也大意盖謂不孝不友非敬五典之教則不能使之去不孝不友之習而歸慈孝弟友之美故也然則康叔今日當如何但聽成王所教之言則可以用殷民世享傳國之美也矣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紂好酒淫樂為長夜之飲民之化之無不沈湎于酒

觀泰誓所謂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則上下皆湎于酒可知矣今紂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康叔則其所最急者惟此耳此酒誥所以作也此三篇雖皆所以告康叔然前篇既謂之康誥矣則此篇不可復以康誥名之故即此篇大意以戒酒為言故以酒誥二字為簡編之别耳非有他義也此篇亦周公之言故言王若曰亦謂王之意若曰也明大命于妹邦者妹衛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為衛都故

名妹邦成王謂康叔今當施其至大之教命于此妹邦也所謂教命者即禁民不得崇飲也故下遂引文王之事以告之文王謂之穆考者謂其有敬德也詩云穆穆文王則文王為穆考可知矣而孔氏以穆為昭穆之穆謂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于世次為穆故謂之穆考此說雖可通然前言丕顯考謂有明德之考則此當為有敬德之考成王謂康叔今日不可不明大教訓汝豈不見敬德之文王敬德之文王當時

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之時其所以作誥戒慎衆邦之君及上中下之衆士及少正謂官之副貳若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其朝夕訓飭惟曰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則不可非時飲酒所以如此者以天之降命始使人造酒者惟在于大祀則用之故天或降威而民至于放辟邪侈大亂以喪亡其德無非以酒為行謂其所行常在酒也非特民如此凡小邦大邦用以自貽喪亡國土者無非因酒而得辜罪

林少穎謂酒者人之所為也而以為天之降命民之因酒喪德君之因酒喪邦亦人之所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有不歸于天蓋以非人力所能致故也亦猶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也此皆文王告庶邦與衆士等之言也成王既舉文王告庶邦等之言矣于是又舉文王告民之言謂文王之誥教民之子孫則曰汝上之則有正謂各有官長以治之下之則有事謂各有所事若三農九穀之類有

正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汝豈可常于酒哉此又文王告民子孫之言也惟文王教庶邦者如此教民者又如此故當時庶國飲酒亦惟在于祭祀之時然又須將持之以德而不至于醉所謂以德將者正如賔主百拜而酒三行盖持之以威儀也祭義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是卿之下皆獻尸得飲惟祀也庶國既化文王而不敢彝酒故其在本國亦多自訓其民曰

我民皆訓迪其子孫能惟土物是愛則其心善矣蓋土物秫稻之類若愛土物則不敢禀秫稻于酒漿則必不貪酒以喪德此心所以善也故當時為子孫者當聰其耳以聽父母之常訓不湎于酒小大之德皆至于純一而無二三之失所謂小大之德者謂尊卑長幼皆能一其德林少頴謂詩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夫未醉之初與既醉之後而威儀在身如二人所為則不湎于酒宜其小大之德

皆至于純一也成王言此一節蓋謂文王能教誥庶邦庶士與少正御事及民之小子既如此之誠切故一時邦君皆化之而亦能各歸其國以教訓其民而民亦能化之至于小子惟一自上率下皆本乎一人之訓蓋欲康叔勤于訓迪也文王時為西伯統西方諸侯又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歸者不一故有庶邦可教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上既言文王所以防民不使湎酒之意故此遂言康叔使率文王之法以廸訓其民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謂妹土之人承汝教道之功皆能繼汝股肱左右訓廸之美而為純一之行不湎于酒而相率以

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不敢少憚竭力以奉事其父其兄農事之餘則又始牽其車牛遠行役以服其商賈之事取其贏以孝養其父母如此則是在家能力稼穡在外能貿易而其利又不以為已私乃能以致孝為念故父母得子之養自欲以私相慶喜則可自洗潔而厚致用以酒所謂致用酒即謂以酒致其用也此意盖謂民之為民必能為父兄服勤農商之事至于財有餘用而父母有歡慶之心方可以酒致其用

也庶士有正謂庶士之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子乃其長也成王謂庶士有正及庶伯君子與爾康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則是不敢以酒為娛而大能進于老成之道而無愧于為君之道有可以飲食醉飽之理矣故成王于是大思惟而詔于康叔曰爾如上之所言則是能長永自觀自省動必考于中德矣汝其庶幾能進其饋食以祀祖考謂不湎于酒而稽于中德是能長守其祭祀故也成王言此盖謂康叔

能守祭祀則可以因祭祀而用酒自娛乃所以自助而用為逸樂也如此則信為王家治事之臣而天心亦惟順汝之大德降福佑助使汝長保富貴而不忘在王家矣蓋君喪邦民喪德皆以酒為禍則稽中德而天若之者亦理之宜也林少頴謂此篇前言君喪邦民喪德皆酒為之禍惟欲愛土物而一其德不容少留心于酒而此乃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亦得飲食醉飽豈禁之而開之哉蓋飲酒者人情

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于飲酒者為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能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于中德則其飲酒亦何不可也亦猶好貨不可為如其所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則何嫌于好貨好色不可為如其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于好色蓋咈人情之所不欲而强之則難為力順人情之所欲而導之則易為功衛之遺民習湎酒之風故以飲食醉飽與洗腆用酒告之蓋謂汝能如上所言而後

飲酒則我何若强禁之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成王又再述文王因不腆酒而有天下也我西土謂文王也謂我文王當時在西土以教化棐輔往日之邦君及諸治事之臣與治庶民之小子即前言毖庶邦庶士曰祀兹酒與告小子曰無彝酒者是也惟文王棐輔者如此故當時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命

不能腆厚于酒謂不以酒為厚而輕薄之也故我周家所以至于今受商命而有天下者皆以文王能禁民使不腆酒所致也成王言此盖欲康叔慕文王而嚴于戢民則可以長保國土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此成王又舉其所聞商先哲王與其臣不敢腆酒之
事以告康叔也我聞惟曰者謂所聞者惟如此說也
成王蓋謂我言此蓋聞之于古非已之私言也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謂商之先智哲之王能啟
迪天人之理謂明之也惟其能明天人之理故上則
能畏天之顯道下則能畏小民之難保惟務經常其

德而不敢少變秉持其哲而不使少惑惟其如此故自成湯以至帝乙所以成王業者惟在于畏其輔相之人蓋人君能知天民之可畏則必畏輔相之人惟其忽天慢民故視輔相之人直土芥耳豈復敬其人而行其言哉惟商之先王能畏相故當時凡為治事之臣者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心夙夜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況敢崇尚于飲乎此蓋總言商之諸臣不敢湎于酒也自此以下則縷陳而悉數之越

在外服謂在王畿之外而有服事者即侯甸男采衛衆國之君長也越在内服謂在王畿之内而有服事者即百官之僚屬與庶官之尹正與其副貳之人與其服事尊官之人與百官族姓致仕而居鄉里之人也凡此内外之官皆無有一人敢湎于酒湎謂耽酒而色形于顔面也非惟不敢而已而心存于職業亦有所不暇焉然其所以不暇者亦在于助成人君之使使明于正人敬法之道而已林少頴謂不敢則有

畏心而不敢縱耳至于不暇則雖誘之使為亦不為矣此說極然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彞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成王既言我聞成湯以下諸賢君皆不湎于酒以至長保國家故此又言我聞紂以酗酒而喪國滅身也成王謂我亦聞在今惟嗣王紂酣醉于其身蓋紂乃帝乙之後嗣上既言至于帝乙故此所以言後嗣也惟紂酣醉于酒故萬幾之務皆不得其條理而其命令不顯著于民但安于作怨之事而不改易泰誓所謂結怨于民是也又大為泆縱以浸淫佚蕩于非常詭異之事用燕樂之故喪失其為君威儀蓋所貴于

人君者以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今乃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逐是用燕喪威儀也故民之聞之莫不盡然傷痛于心謂痛其將亡也民雖痛其將亡而紂曾不自覺方且荒亂厚于飲酒不惟不能自息止其深佚之失而其心乃忿疾狠戾不能畏死雖其死亡在前亦不畏也造作辠罪在于所都之邑于殷國滅亡曾無憂之之心罹憂也詩所謂逢此百罹是也蓋謂民雖傷之而紂曾不憂故也然紂又非特結怨于民

而已雖天之可畏亦不復畏祭祀所以奉天也而乃不念有德馨香之祀以升聞于上天方且大與民結怨與衆羣臣相從于酒自縱也以腥穢聞于上天故天于是降其喪于商家無有愛惜不忍之意者亦惟其逸樂過度也故由是觀之則殷之所以亡者非天虐于紂也惟紂自召其辜罪耳紂君也言民者以其無君之德與凡民等耳猶孟子言獨夫也故三苗之君吕刑亦謂之苗氏也與此同意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成王前告康叔之言詳矣又恐康叔以為徒䛢䛢于口舌之間故又呼康叔而語之曰我不惟若兹多誥謂我不但徒然如此多誥于汝也我聞之于古人之

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蓋監之于水則可以監形之妍醜而已至于政之醇疵國之休戚則非水之所可監也故惟監之于民則可以見成否成王言此者正以商人湎酒之故墜失其天命乃我今日所當監者我其可不大以此為監而撫安于當時哉蓋殷以湎酒而亡今日正當監之下剛制于酒是也自予惟曰以下皆成王使管叔監殷之失以剛制于酒之事也予惟曰乃成王謂我今惟言曰汝康叔當堅固

毖慎殷賢臣及汝為孟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君皆當固慎之此正如文王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毖慎之使不縱于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固既慎之矣况太史之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之官掌八柄之法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賢臣為百官尊者不可不固慎之也內史太史百賢臣百宗工既固慎之矣况與康叔所共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位服釆而在職者其可不固慎之乎服休謂居尊官而多

暇逸者服采謂居卑官而治事者皆康叔所與共事之人也服休服采既固慎之矣況汝之儔匹而位為三卿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既掌九畿之法故謂之圻父父者尊之為父也圻父掌九畿之法故有違王命者圻父當有以薄迫而誅伐之故圻父謂之薄違司徒掌教稼穡以厚民生故謂之農父在于厚民生則當順民而保安之故農父謂之若保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故謂之宏父惟宏父在于居民則當定

民居之法故宏父謂之定辟葢大國三卿康叔孟侯實大國故有此三卿此三卿位尊故于康叔爲儔匹也康叔又可以不固慎之乎成王此意葢謂自殷賢臣推而上之至于三卿皆康叔所當毖慎者汝可不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故繼曰矧汝剛制于酒葢謂況于汝身尤當剛制于酒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成王既使康叔剛制于酒故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謂厥有人告于汝曰今有人羣聚飲酒汝當廣設方略勿令逃逸盡執拘以歸于周而我將殺之此大意謂不可羣飲若羣飲則不問彼此皆當殺之也然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飲固可殺若殷紂所迪之諸臣及百工有湎于酒此乃染紂之惡未

能遽革故又未可便殺惟勿用殺之始惟教之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而為享祀之用非為羣飲設也此正如文王誥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也若如此教之而不用所教之辭則是于我一人之言曾不知恤肆為淫湎而不自蠲潔乃徒事以飲酒于是始可與羣飲之人同殺之也成王既教康叔治羣飲之法故又勑康叔曰汝當聽我戒慎之言勿使汝司民之官乃沈湎于酒而不自知也此盖深責康叔使自不縱酒也

先儒以辯訓使其辭不費其理甚明但不知所出然安國採摭經傳立訓必有自來故特從之若王氏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謂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政治之不復為之辨釋以為無罪此皆迂迴故不敢從耳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林少頴謂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同亂之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一切不問以德懷之無事于刑故又以此告之其篇名為梓材者蓋篇内引諭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也作梓材

也史官一時取其一說以為簡編之别耳非有他義也此說極然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此成王將告康叔以下文之言乃先舉此為斷語見邦君之職下通于大家上通于王邦君行之于此大家必效之于彼而人君亦必喜之也然則數語乃當時有是言成王引之以為發語之斷耳非謂責康叔使之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也然則此所謂臣民乃說凡為臣為民者非指康叔之臣

民而言之也此意蓋謂凡為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大家情不通于大家則無以安在下者之心情不通于王則無以結在上者之心故當以其國内之民或其臣而通達其德意志慮于大家大家即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通于巨室則一家安矣又以其國内之臣通達其國之情偽于王如此則諸侯之情上通于王下通于大家而諸侯之責盡矣故曰惟邦君戍王引此蓋欲明諸侯

居上下兩間尚有所爲無不效者故繼以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謂爾康叔能順民常性且言曰我于民之不孝不友者不誅之而必以教化順其常性者非我自爲我實有所師法蓋謂成王告康叔有不孝不友之人惟當罔不克敬典不當用刑率殺故成王于此又申前言謂汝若能以順民常性爲

務且言曰我有所師法謂師王前之所告則爾國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及庶官之長與衆大夫皆曰我所以不敢暴厲而殺人者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為事而能先以恭敬勞來于民故我所以往而治民亦以恭敬勞來為事我往而治民于為奸為宄者殺人者與既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宥之此亦非我自敢爾也亦見其君于所從事為戕賊禍敗之人尚且宥之故我所以敢宥也此正言諸侯

能躬行于上則下而為卿大夫者無不效而法之也

成王既言諸侯所行下無不效故又言王者所以建

侯之意諸侯各監其一國故謂之監成王謂王者所

以啟立其監國之使者其治主于為民而已而其戒

飭之言惟曰無相戕害無相暴虐民之鰥寡當有以

恭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連屬之而不忘合

並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而已成王既舉王者戒飭

諸侯之言以告康叔故又言王者所以區區然如此

責效于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果何用哉惟願長養長安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無所事于刑辟也詳考成王此意誠謂殷民久染紂惡不可遽以刑罰迫之惟當以教民漸以化之自歸于善此成周所以為忠厚之至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上既告康叔使以優游寬大之道安慰商之頑民言之不足故此又託喻以見謂我之意惟言曰今汝康叔為監以治民譬如稽田稽治也謂治田也前既以勤力徧布菑去其草謂如今之殺田也而根荄

不能亂苗今則惟當陳設其所以修治之事謂糞壤之類又為疆畔如今田塍之類為其溝畎如今田間通水小溝之類又如人之造室家前既以勤力立其垣牆城墉而内外有限可以禦侮今則惟當塗塈謂泥飾也惟當茨蓋也謂蓋屋也又如人之治梓木之材以為器用前既以勤力為枉樸而斲削之矣今則惟當塗之丹雘以為之粉飾雘采色之名有青色有朱色此言丹雘朱色之雘也此三節蓋謂三監挾武

庚以閭王室周公旣興師仗義誅之如田之敷菑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今康叔惟當修明典章建立綱紀以維持藩飾則若疆畎塗墍丹雘之功也蘇氏謂田旣敷菑室旣垣墉器旣樸斲惟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建立圖治此說是也王氏諸儒皆每一節為說以稽田喻除穢室家喻疆理梓材喻為典章皆鑿說也旣舉此三節諭康叔又繼言今王惟曰則此所謂今王果為誰哉林少頴謂此三篇之作

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丁寧之辭故康誥言朕其弟此篇言王啓監王惟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當其告也不可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然其意皆出于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之也此説極當然則此所謂今王惟曰者蓋周公既稱上三節以諭康叔故舉成王之意告康叔謂今日之意惟言曰先王文武之時既勤用明德于上以懷來庶邦使為夾輔故庶邦之朝享

于下亦皆相親相比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亦盡用明德此意蓋謂先王之時上之為君則以德覆冒天下下之為諸侯亦以德司牧其國家之間皆任德而不任刑此亦欲康叔惟德是用也又繼言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者此后謂成王也周公謂成王言先王之時上下皆用德今我后惟法先王之舊典合衆邦大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明德也所以如此者以天既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我先王是一民莫

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也故我嗣王惟當惟德是用以和悅先後迷民陳瑩中謂先迷民紂之民也後迷民武庚之民也蓋先後迷民久染惡化不可以刑遽脅使從惟以德化和協之使之怡然自化如此則所行之政仰合于先王而先王之心安得不喜此所以能慰悅于先王之受命也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康叔故歎曰已予今當如此監民惟常自言欲至萬年之久與王之子孫長永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

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惟同謂羽毛及木也然則此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謂之萬年之久及王之子孫共保所有之民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焉時成王將作洛故往豐告文王廟既告廟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所居周自成王既立時周公攝政已七年意將營此洛邑

之後即歸政于成王召公謂王將親總萬幾欲其戒
慎恐懼以祈天永命故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
不自已求之之意其書作于召公故謂之召誥然序
止言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而不
及于告成王之意蓋序言其略故也作洛者周公之
意而曰成王者猶封康叔作康誥者周公亦曰成王
蓋臣之舉事不可不引而歸于君也林少頴謂周自
后稷封于邰詩生民即有邰家室是也其子不窋竄

于戎狄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皆歸之于是始國于豳詩公劉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謂公劉子慶節國于豳誤矣公劉雖國于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為狄所侵太王不忍鬬其民于是去邠踰梁山而邑于岐詩緜至于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及其克崇乃始遷豐詩文王有聲作邑于豐是也文王又自豐遷于鎬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是也邰在漢右扶風斄縣豳在扶風栒縣豳鄉岐在扶

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即鎬陂也岐在郃西北五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武王既克商遷九鼎于洛郏鄏其意不欲宅鎬矣史記載武王言謂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宅雒者武王之本意也武王雖有宅洛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沖嗣位

而周公攝政三監肆其不軌以間王室周公方興師討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洛之事未能為矣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將歸政于成王故營洛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然周公雖營洛邑特居九鼎而會諸侯于此至萬乘之君則常在鎬京詩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則是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實在于此也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乃始東遷洛邑而居之太史公謂學者皆稱周伐紂都

洛邑者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是作于成王之時而都者自平王始也然周公作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則建以為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郟鄏地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頑民

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會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葢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于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故敬王始都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晉所以合諸侯而成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地然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在成周謂之東王也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召誥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按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日六日得乙未即召誥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也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即召誥所謂丙午朏是也葢古者月之三日謂之朏謂明生之日也此書本紀成王至豐以二月乙未召公至洛以三月戊申而必先言望與朏者唐孔氏謂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將言望後事必先以望記之將言朏後事必先以朏記之猶今人

將言日必先言朔也葢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越六日是月之二十一日實得乙未此日成王乃早朝行自鎬京則至于豐所以至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將營洛邑故至豐告其事豐去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豐不待淹日也成王既至豐告廟于是太保名公乃先周公而行往于洛邑相視其所居之處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洛卜宅者謂名公既以二月

二十一日離豐于是依順而來謂迤邐而來中間更無留滯至三月初三日丙午月生明之日又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太保乃旦至于洛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乃至洛也太保既至于洛乃即用龜卜其所居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我又卜瀍水東即此所謂卜宅也卜之既吉于是乃始經營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至于三日乃月之七日其辰得庚戌太保乃以

衆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水之北必用庶殷者以洛在東去殷地為邇故在邇而用之也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得甲寅而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既成之明日乃十二日也其辰得乙卯周公乃以其旦至于洛洛誥所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是也周公既至于洛乃徧觀于新邑之所營即太保所營之位也周公既徧觀之後越三日乃月之十四日其辰得丁巳于是用牲于郊其牲用二牛者郊以禮天

地也既祀天地其明日戊午乃月之十五日于是又祭于社其牲用一牛一羊一豕蓋太牢之禮也此皆告以營洛之事也作洛之事召公既先相之又攻治其位而規模皆成周公既達觀之告于天地社稷于是既七日乃月之二十一日甲子周公乃早朝用冊書命殷庶之侯甸男邦伯蓋作洛時殷地之衆諸侯各率其徒以至以待役使故周公于是以書命之使赴功也邦伯即州牧掌諸侯者也王氏謂公

以書命邦伯邦伯即以公命諸侯其説有理周公既以命殷衆故殷之衆皆大作以赴功此盖周公之誠有以感動之也林少頴謂成王營洛盖以殷民之頑將遷以洛邇王室今也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以冊書而丕作雖殷民之難化猶然則其説以使民可知也夫孰以為厲巳哉召公之經營自戊申距甲寅凡七日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凡十日總而計之自成王以乙未至豐距甲子凡一月爾歴年

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既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喜其忠誠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以出而取其幣帛既取已乃自外復入以其幣帛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也林少頴謂武王克商未幾即世成王沖幼嗣位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公攝政既東征即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歸周者益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

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至七年然後大營洛邑以其一為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為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名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説是也名公既以幣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説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慎其志以率先天下

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告乃能使之丕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慎之德有以大感于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名公于是所以特陳説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慎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乃卜河朔與澗瀍之間既得卜則遣使獻卜于王是王于正營

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名公言旅王者非謂陳之于王前也葢名公在洛陳說王今日當如此以其書獻于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伻來以圖及獻卜乃周公在洛使使告卜以是言告于王所是其言亦陳于洛地而獻于王所今即其書讀之叮嚀懇切亦若陳于王前也名公既謂成王當順周公此誥告之意自今日始故自歎而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謂紂也紂雖非長子然微子是庶紂是嫡子故亦可謂之元子名公謂上天改紂此大國殷家之天命天命久屬殷今改爲周也天既改紂天命而今王實受之觀殷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則今日可謂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之憂恤矣惟其所美者如此而所憂者亦如此故名公于是又嘆而言曰嗚呼曷其當音基曷何也曷其當如禮記言何居詩言子曰何其猶言何哉蓋名公嘆曰何哉

人君奈何弗敬乎殷王受以弗敬之故天既遠絶大邦殷之命矣其可不敬哉召公既言商紂失天命由于不敬故又言商先哲王精爽在天其德澤深遠故其後王後民謂紂之身與紂之民所以能服受其天命奈何其終不能克敬于為君斥退君子而智者至于蔵匿信任小人而病民者至于在位天下之民弗忍荼毒夫人乃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苦呼告于上天而紂又往其所亡出之地而拘執之紂之酷

虐故天亦哀矜于四方之民而眷顧之命以其勉力于敬德者謂我周家也此蓋召公特深明前言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意以見殷先哲王德澤雖深紂為不敬不能救其亡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太保既言紂以不敬之故雖席先哲餘慶猶不能永保天命故又言成王誠不可以敏于敬德欲其敏敬德故又舉夏商存亡以為監戒相視也先民猶言古先之人謂我嘗相視古之先民有夏之君謂禹也禹惟敬德故天啟迪之使之以子而保天下而禹亦能面考天意所順謂天使之與子而禹則順之而與子也今乃其孫桀不能敬德則雖以禹之餘慶亦不能救故隕墜其天命夏之事既然矣今又相視有殷謂

湯也湯能敬德故天啓迪之使以格天之功保天下而湯亦能面攷天意所順謂使之以格天之功有天下而湯亦順之而以格天之功有天下也一說以此格字為此章字謂古字多通用謂自堯舜多禪位于賢至禹天始迪使與子自堯舜禹皆揖遜而興至湯天始迪之使革命此極有理第格章二字未見通用明說故未敢決從要之遠勝前說也呂公此意天之于禹湯非固愛之天之于桀紂非固惡之唯在敬德

與不敬而已欲成王知所監戒也召公既言夏商以敬德興以不敬德亡故言今成王以沖子嗣立則不可遺失有壽而老者蓋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可以稽攷古人之德而又明天理故可以稽謀猷于天此召公所以言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也蓋謂老成之人非特可以攷古道況可以攷天理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名公又嘆而言也有王謂王也猶言有邦也名公謂成王年雖幼小乃武王之長子其大能和于小民則今日即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須當不以此事為後之用者謂以此事為先所以必以此事為先者以人

君當顧視而畏民情之碞險蓋民猶水也既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畏故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此盖召公將引周公之言故先説王將來鎬京至此洛邑以繼天為君自服行其政事于此土中謂洛地實得天地之中而周公將歸政而王自治也召公既言此于是遂引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時欲作洛邑亦嘗自謂作此大邑將使成王自是配天為君所謂配天者謂天在上為羣物之祖君則配之在下為萬邦

之君也又自是以慎祀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又謂自是土中致治則王必有成命謂膺天之成命也謂天命文武造周至成王而有成也治民今即有休美矣此周公平時之言名公舉以告王也名公既舉周公之言于是又言成王今日治此新邑當何以哉惟當先訓服殷治事之臣使之親比介助于周治事之臣其意謂殷民至頑未易遽格惟當使之習與善人處而陰以除其暴虐消其貪鄙而已林少頴謂周公

于𤄊水東作成周以遷殷頑民非盡移其舊民而後使殷民居之葢周民與殷民雜處惟其雜處故有殷治事之臣又有周治事之臣此說極然殷之御事既親比于周之御事則是習善與善人處矣人君惟當節其邪性則日進于善矣葢殷御事之性其始禀之于天與周御事一耳惟習紂之惡習與性成故至于如此今但能稍加裁制則人欲不肆天理自明故謂節性者非强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

去其不善而反于善則民自日進于善矣故曰節性

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既說上文所言其利害如此故遂言王今日惟

當敬作所不可不敬之德然作敬德又須以夏商為監戒蓋夏商所以歷年與不能終者惟在乎能敬德與不能敬德而已召公既言不可不以夏商為監繼又言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其意蓋謂夏之受天命王天下傳十七王四百三十七年歷年之多至桀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桀不敬德乃早墜失其天命此則我之所知故不可

不監于有夏也殷之受天命王天下傳二十七王六百二十九年歷年之多至紂嗣位而殄絶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紂不敬德則早墜失其天命此則我之所知故我不可不監于殷也林少頴謂古人之于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而常求致于不可測知之域惟修人事于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名公于夏商之歷年與不延皆曰我不敢知惟言不敬德而墜命則固無可疑者其意蓋

謂夏商之歷祚長短不可得知惟不敬德則墜命則灼然無可疑者召公既言夏商如此故又言今成王繼受夏商之命我亦當思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可也蓋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所當嗣者此之謂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彞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于此又言王今日乃是初行天子之事也服謂事也譬如人之生子無不在于初生之日自與以智

哲之善命謂教使行善也蓋智命雖天之所賦苟爲父母能以善教導使不失本心亦若父母自有以與之也今日天或命之以智哲之德或命之以吉凶之祥或命之以歷年之久實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于新邑之洛則其哲與不哲歷年與不歷年曰吉曰凶舉于此乎係也然獨于吉而特與凶並言者蓋名公愛君也至常與其君哲其君吉其君歷年故不敢言不哲與不歷年惟言吉凶以見有吉必有凶則

有哲必有愚有歷年必有不其延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者名公謂王初即政天之命哲與吉凶與歷年皆決于此故王于此惟德是用而祈永命于天可也所謂祈者非禱祈之祈欲其敬德以祈之也如詩所謂自求多福是也名公既欲成王敬德以祈永命然敬心生于不忽苟以小民為微而忽之則其為不敬大矣故名公又欲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而敢于殄戮蓋商俗靡靡淫用非彝非一日苟不教而

即殺之是果于為殄絶殺戮之事也惟當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敬德以治之也治之如果有功則是王之所居乃在于衆德之首而小民亦將儀刑于君而用德于天下而王之德亦于是因民顯著于天下矣夫上而人君既能位在德元下而小民又能刑用于天下皆能盡其憂勤之誠矣故我乃敢言曰我周家之受天命者有天下今可以大如有夏歷年之久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其意盖謂周之歷年既如有夏

亦不減于有殷能兼二代之永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者召公謂我所以如此言者將欲成王用此小民受天之永命故也所謂用此小民受天永命者即前所謂其為王勿以小民淫用于非彛亦敢殄戮也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年之永不永實在乎民之安不安也召公既與成王論如上所言于是又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曰予雖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昔附武庚以叛與周為讎百君子謂商之衆百

官君子越友民謂及周之友順之民也召公之意謂
商民昔未與周民為一各有異志今既營洛以鎮撫
之而王又能如上所言克敬其德則其心可必其與
周民無異故召公于此所以言我必可以使商民皆
安受王之威命有所畏而不敢叛安受王之明德有
所慕而不忍叛而王終有成命于天盡周自文武基
命定命至成王必可以有成謂一成而不可變也王
既有成命則王之功德亦顯著于天下召公既言王

能敬德則決可得此又言我非敢以此為已之勤我當王成命天下既治平之日惟供奉幣帛用供之于王使王以此幣帛明答天休更祈永命于天蓋天下無事人君夫何為哉敬奉祭祀以報本反始而已如洛誥言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而已與此意政同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方求鼎

尚書詳解卷二十

宋 夏僎 撰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前召誥相顧成文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故此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謂召公既以如洛相其所宅周公繼往觀召公所卜因而又營成周

將以遷殷頑民既得卜吉于是使使以其吉兆來告于王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即使告卜之辭也自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拜手稽首誨言即王謝公告卜之辭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篇終又是周公既營洛邑之後歸于宗周使王往新邑相答問之辭與前告卜之辭非

一時之言也而叙書者必總言使來告卜作洛誥者
蓋叙書特舉大意耳不必一一包篇意如堯典載堯
致治之要其終畧言遜舜事而序曰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舜典備載舜致治之詳其首畧言受堯
禪事而序曰將使嗣位歴試諸難作舜典其他如此
類甚多此篇雖首載周公告卜之言而後載周公歸
自洛與王論說之語非告卜之言然序特取于前所
載之意而謂使來告卜作洛誥于體亦無害蓋作序

之辭或取一端或全意體自不同不足多疑也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洛誥二卜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此以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辭也當營洛之時召公先往周公繼往而成王實在宗周未嘗至洛惟其未嘗至洛故周公所

以遣使告于王也周公拜手稽首者史官記周公當時遣使之際拜手稽首而後言也朕復子明辟者明辟謂明君之位也時周公當居攝營洛之後即欲歸政于成王故此所以首言朕將復還子明君之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二孔以如訓往謂王往者不敢及天之基命定命我所以繼而保謂武王崩公乃居攝以治天下不如徐先生謂王如弗敢及乃王謂我如恐不能及此說極然蓋周公之意謂我今將復

還予成王明君之位我向時所以居攝者以王之意慊慊然如恐不敢庶幾及于文武之基命定命故我所以權時之宜繼武王而居攝以保之基命定命徐先生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家之命基始于文王也定命徐先生謂武王定天下是周家之命定于武王也則所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乃謂不敢及文王武王也周公謂成王既不敢及文武而我繼保之我于是大相此東土謂相視洛地營作新邑也洛在

鎬東故謂之東土然我所以營洛者亦以汝將為民之明君故立此鎮撫民心為汝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葢都邑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正則民心不揺民心不揺則人君可以南面無為而治天下此周公所以謂大相東土乃為成王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周公既言所以營洛之大意于是遂陳其得吉之詳謂我乃以乙卯日即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此言朝至于洛師者師衆也時召公先

周公而往已命庶殷攻位于洛汭是洛地已有衆民在焉故此所以言洛師者謂王洛地衆民興作之所也我卜河朔黎水者周公謂我先則卜宅于大河之北黎水之上也卜此不吉則渡河而南卜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惟洛地則龜兆食墨而吉葢古者卜龜先用畫龜而後灼之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此所卜之地即今之河南所謂王城定鼎之所也卜定鼎之既吉我則又踰瀍水之東

而卜之亦惟洛地龜兆食墨而吉則此今之所謂洛陽古之所謂成周周公遷頑民之所也盖洛之地在澗水之西躔水之東故瀍水之東謂之洛而澗水之西亦謂之洛也以名誥考之卜宅者召公也而此云周公卜者先儒皆謂卜雖召公然召公實奉周公之命而往謂之周公卜之亦可也然以余考此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則此卜在乙卯日乃三月十二日召誥所言乃戊申日召公卜宅戊

申乃三月初五日則此不可指為名公卜也明矣蓋宅都定邑國之大事召公先往既卜其所居而又卜其定鼎之所所謂成周遷殷頑民者未卜也故周公以乙卯日至于洛所以再卜因而遂卜成周遷殷頑民之所則此篇所言卜河朔黎水等處者實周公卜之也周公既卜之得吉于是以洛之地圖及卜之吉兆獻之王故伻來以圖及獻卜此一句當是史官記事之言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謝周公獻卜之言也必拜手稽首而後言者敬周公所以答周公拜手稽首之禮也葢作洛之事自武王已有遷鼎定邑之意則天之所以命實在此也故成王于是致敬而言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之命所以來洛地而相其所居將作周室以配上天

之休美也公今既定所居矣又使使者自遠來而其所以來者將視我以所卜謂所卜之休美可以定為吉祥蓋視與示同乃曉示之意恒定也故恒吉為定吉也我二人共貞者貞有二義林少穎謂貞正也謂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正天下又一說謂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言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當此吉祥也詳考上文蓋成王欲周公既定宅使使獻卜之休美定為休祥我與周公二人須當共此吉祥謂周

公復辟之後恐其欲去位故以此言庶公之留共當
此休也若以為共正天下則共貞之下添天下二字
全無來歷故不敢以林說為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者成王上既欲與公共當天休故此遂說公
今日須以我之故歷萬億年敬天休不可遽去成王
既言畢于是又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所謂誨言者
即前遣使獻所告王之辭也前後俱言拜手稽首者
終始無不敬盖敬公之至也林少頴乃以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為周公得卜之繇辭謂繇辭言成王將萬億年敬天之休周公以此誨成王成王得公之誨是以致敬盡禮以答之此亦一說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自此以下乃周公歸自洛邑與王在鎬京相告之語史官既叙前告卜之言因序此于其下以足成一篇與前語非一事也故特以周公曰别之自後則但言公曰不言周公可以見自此又是一節也不可與前相聨屬為說而先儒乃謂王拜手稽首求誨言此乃周公誨之之言誤矣此蓋周公既營洛邑歸于宗周時將復辟于王使王親往新邑行祀禮告祭天地祖

考然後即政料此一節言語必是七年十二月內之言蓋此篇之末有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之言戊辰乃七年十二月晦日故知周公與王反覆言訖然後王即往之新邑以戊辰至其地而行祀禮也周公言此一節之意蓋謂今日新邑即成王當肇始舉行盛禮祭于新邑之地凡在禮典無明文而法應祀者皆當以此序祀之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于新邑蓋周公時尚為冢宰百官尚總已以聽于周公故周公

得以整齊之也然周公雖整齊之使從王而行往于新邑亦不敢自謂使往助祭祀盖周公若說使之助祭祀則百官必以此咸禮之行為出于周公之意故惟令于百官曰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所事于周不知為何事周公謂此盖以將復辟欲使禮樂自天子出故也周公既說與王謂我惟命百官從王而往庶幾有事而王即當命百官曰我今往新邑非有它也將記功之尊者以功之尊者作為大祀即祭法所謂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即此以功作元祀之謂也此周公正欲禮樂自成王出也而成王乃惟如此命周公曰汝受命于文武當厚輔于我汝今日當為我大視功之所載于禮之合損合益祀之合豊合殺汝周公當盡以自已教百官其意則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之事我不欲以此命百官而周公當為我自教百官則是未欲禮樂

自已出也此周公所以詳引已之言如此王之言乃如彼明已之不敢當也成王既欲周公悉自教百官然周公未復辟之前周公尚居攝百官尚聽冢宰則周公教之百官從之言雖出于周公實若天子之命故可以無朋黨之患今既欲復辟于成王而周公將退就于臣位苟又使周公悉自教工則上有天子而周公乃挾天子以令天下如曹操等所謂貪進無恥之徒安得不扇而為黨乎唐宗嘗謂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實難盖朋黨實足亂天下如漢之南北唐之牛李可以見矣此實周公所以深慮也故既舉成王之言明已不當悉自教工又呼成王為孺子而言其朋盖謂成王必欲已自教百官當念及于朋黨之禍既言孺子其朋又言孺子其朋其往者盖謂孺子其念朋黨之禍孺子所以當念朋黨之患者以自今以往當殄絶于其萌無使如火之始燃其先但燄燄然而已及其燄燄不已則所燒灼者有次叙而不可

絶周公此意蓋謂朋黨之禍其始甚微若不足為害及其終則未有不敗國喪家欲成王謹之又謹之也然則成王將如何哉亦在乎順其常道及臨撫于政事之際一如周公之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工不必更求新進以間舊人自開朋黨之門也周公既欲成王惟用在周之日所有之百官故又告成王使往治新邑之時惟當使此在周之人各自因其職而嚮就其所有之僚成王則因其功明明然以奬勸之術作成

之如此則是為人君者能敦厚其廣大之量成就其廣裕之德可以終有嘆譽之辭于永世也故曰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逸用庆

此又一節也此盖周公教成王謂將往新邑諸侯畢朝當識享與不享已者發語之辭猶云已乎者周公將告成王先言曰已乎汝成王乃童子今日復將即政不可不思其終所謂思其終者即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也盖以百辟享上也誠則民儆之亦勤于享上而天下之事皆得其叙百辟享上也不誠則民儆之亦怠于享上而事將至于爽侮盖其理終必至此

故不可不思也是以周公既戒成王使惟終于是詳告之曰汝當先自致敬以識認衆諸侯之享上者亦識認其有不享上者所以能識之者以享上之道在于多禮儀不當區區在于物使諸侯之來朝者其禮儀則畧而不及乎幣帛之多則是物有餘而禮不足物有餘而禮不足則身雖來朝與不享同故雖享而曰不享以其不用心于享上故也若然則非特諸侯不用心于享上而凡為民者亦將則而傚之亦無奉

上之意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哉利害所關如此之甚此周公所以必欲成王敬識之也周公既言成王當識諸侯之享與不享因言彼諸侯之享君尚不可區區于物而當盡其誠況成王以君而待周公之臣豈可區區以物頒賜而不盡其聽納之誠哉故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周公之意蓋謂彼諸侯享上尚不可區區于物而汝孺子乃區區然徒有高爵

厚祿須賜于我畧不暇聽我所以教汝棐輔斯民常性之道是汝于此不能自勉而怠于民事如之何而保其長永之業哉先儒乃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為一句謂汝成王今日將親政事必當分我所行不暇給之事而共行之又當聽我所教棐常性之言汝是事苟不勉則乃不能永其命據此說則與上享多儀之意不連接故不敢從周公既責成王謂汝徒然頒賜我而不聽我教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為之事謂成

王今日惟當篤厚以次叙其正父武王所行之事而奉行之無所不順則成王之所為即武王之所為也周公安敢廢其命哉故曰予不敢廢乃命而先儒乃以罔不若予為一句謂成王既篤叙武王所為又當無不順周公此非周公之意兼下文不敢廢乃命一句全無味故亦不敢從武王謂之正父者武王成王之父其云為注措無一不出于正故曰正父周公既如上文戒成王故又曰汝往新邑當敬之哉所謂敬

者敬其所當行之事也茲予其明農哉周公謂成王則往新邑即辟我則欲退老歸于州里申明農事如今人所謂歸田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有二說一說謂成王若不能敬周公若不能明農則裕民之政必虧而民不服彼有行仁以寛裕斯民則民不以彼為遠而必戾止于彼謂去此歸彼也此說解經文甚順但與上文不屬故不敢從一說又謂成王能敬德周公又能明農彼遠人既覩我民之和裕必無遠不

至此說于彼字别添遠人之意亦非經旨竊謂周公之意謂成王則往新邑即辟周公則欲歸里明農成王若于彼新邑能裕我民則民將無遠不至如此則上下貫穿矣又未敢必以為然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既有退老歸農之意成王自此一節皆留公之言也舊說皆以王若曰謂非王之言乃臣下代王之言故言若曰然微子篇有父師若曰又誰代言乎今詳考諸言若曰者盖以其人之意如此或史官或臣下以其人之意而言之故謂之若曰若父師若曰乃史官以父師之意言之也康誥酒誥與多士多方言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也此王若曰乃答周公之言稱美周公之德非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

必成王當時言之史官文其辭故稱若曰也公明保
予沖子者成王以公有退老歸農之說故留公謂不
可遽退當且留之以明明保我沖子之身所謂保者
即師保教誨成就之也此一句乃總說其意下文乃
詳說明保之事謂公所以明保沖子者不在乎他惟
在乎舉公大明之德以我小子之故發揚文武之成
功使之昭昭然暴白于天下以此而奉答上天之命
以此和協安定四方之民盖文武當時所以成丕丕

之基者上則本乎天命之眷佑下則本乎人心之歸往今周公果能為成王發揮文武之成烈則仰不愧于天而天命可以貽答俯不怍于人而民心亦可以保定也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說者不同先儒及諸儒多以居師連上句謂和定四方民而居其衆先儒則以惇宗將禮為一句謂厚尊其大禮而諸儒則以惇宗為惇宗族將禮為秉持其禮各有得失今依王龍舒謂居師者成王命公以為太師

也與周公為師之文相應故可從惇宗將禮則依先儒蓋成王之意謂周公今日當揚文武烈上以答天下以定命以此而居師位而惇厚尊崇其大禮謂定典禮也以此大禮舉行次序大祀凡不在禮典而法應祀者皆以次而祀之此蓋周公前責成王使稱殷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故成王復以此責周公謂此事周公今日正當為我奉行不可遽然退老而責于我也成王既言此而又說惟公德明光于上下至夙夜

毖祀者成王之意謂我所以必欲公居師以惇宗將禮稱秩元祀者以公之德明顯上則光于天謂格于天也下則光于地謂格于地也而又能勤而施之使其深仁厚澤及于四方謂及于民也以此格天地人之德而旁作我一人穆穆致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旁與旁招旁求之旁同作與我作先王之作同旁作謂作成我者非止一事也不迷文武勤教成王謂周公惟能旁作與我故文武所以勤勤教戒于周公

者得不迷失盖周公當時親承文武之教使輔成王
躋太平今果能旁作穆穆迓衡此所以不迷文武勤
教也予沖子夙夜毖祀者成王謂周公功德如此故
可舉秩大祀若我小子但能知此事之不可不慎早
夜致慎而已舉秩之事非所敢當也林少頴謂禮則
人君之所當敬政必人臣而後明自公稱丕顯德至
不迷文武勤教皆天下之政人臣所當為者成王于
是責周公至夙夜毖祀乃天子之禮人君所當敬者

成王于是自責此若施于時文則極美但經文未必然耳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上既陳說周公明德光上下顯四方又能作穆

穆迓衡至此又申美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謂

周公之功所以棐輔啓迪于我者甚厚無不如是謂

如上文所言也既言此故又告周公曰公我小子今

正將即君位于周謂自此退朝即欲往洛邑即位也

既即位即欲為公立後謂將封伯禽為諸侯也四方

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者成王謂公前有

歸國明農之言今我則謂公實未可遽去者以周公

之功正開導四方于至治今尚未定所以尊公之禮

若乃遽去恐非所以安公之功盖公之功如此而不報雖公于此無心而成王之心實懍然不自安故也我是以迪將其後謂封伯禽而啓大周公之後也而公即當且留為我監督此治政事之衆官此士與見士于周之士同猶政事之事也大保安文武所受天命之民致其治功為成王左右前後之輔臣永不離王室也成王既留公如此篤故又告公曰公定謂公當定其留之之計我即往新邑已盖公之功著在人

心而公又能肅敬以自將謂不矜伐以驕人也人皆敬而喜之故公今日必當為我曲留共治斯民不可有倦于勤之心公不倦于勤則我亦不厭于安民之事故謂周公誠能不廢其所以儀刑四方之意則非特成王不厭其安民之事而四方亦世世享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朕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成王既固留周公故周公于是拜手稽首致敬于王而許以留也謂王前所言乃命我使來奉安文祖受命于天所得之民及增光其烈考武王蓋文祖受命

之民武王能保之遂有天下今成王又將使周公奉安之乃所以增光武王所為也必言來者指洛邑而言謂來洛邑也如前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皆是在鎬京指洛邑而言來也繼又言弘朕恭者周公謂王命我來洛邑奉安文王之民以增光武王則是以大事委已乃大我敬者也尤言大敬我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者周公謂成王既大敬我而留我則為孺子者自今

來洛相其所居必當大厚以商之賢人為主蓋洛近殷多有殷之舊臣故周公謂成王既欲我留必當以殷之賢人為主謂所主在于用殷之賢人也蓋用此賢人將以致治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敬德之王之先蓋成王新即政又新治邑果能敬德則繼此而居洛邑者必以成王為推先也周公既言成王欲留我則當厚用殷之賢臣相與致治故此遂許王以留乃更端而言曰成王自是土中致治果能致萬邦于休

美而且王有以成功矣則我旦周公稱名而言也乃以多子唐孔氏謂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則多子乃稱衆大夫也周公謂我乃與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以篤厚前人文武之成功所謂篤者謂增光之使加厚也還以是功荅天下衆民歸附之誠盖前人之功以得民故成王今又勉之使加厚是乃所以荅其向化歸附之誠也周公言凡者以成王命公來洛邑永保文祖受命民以增光乃武王故周公對之以

此葢許以留而任是責也周公前既責成王使用殷之賢人致治以作周恭先故此遂言我亦當厚前人成功荅其民而為周家有信德之臣之先謂凡躬行信德者皆推周公為先也然君言恭臣言享者葢人君有勢位之尊易失之傲當恭以接下人臣之職以不欺為大節當信以事上故也故公既許成王留以與之承保文祖受命然又恐成王謂已自承王此命方以文武為已任故又言王試考我前此所明子以

儀刑之道皆已盡是文武之德矣其意蓋謂前日攝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非今日承王此命方始以文武自任也周公既言前日攝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遂因述前日攝政時事謂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使來戒慎殷民謂遣使勞來衆民也其時因遣使之際乃命安慰我以秬鬯酒二中罇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天地中和之氣所產也鬯香草也以此米與此草㨾以為酒故謂之秬鬯卣中罇也王以此酒二罇

與我時以謂明禋謂使周公以此酒明潔以禋祀也禋祭名精意以享故謂之禋且使周公拜手稽首盡敬而致美以享神我于是時遂不敢宿留王命于家即以此酒致祭于文武之廟周公言此蓋謂我于是時當攝政之際雖王以酒賜我我亦不敢獨享亦必以王命而致享于文武是周公無一念不在文武也豈待成王今日命之方以文武之事為已任哉少頴謂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為之功故賜公以

人臣所不用之禮樂是亦一說也故並存之周公既言我自篤日以文武自任故又言我今日既承王命使我復留以奉安文武之民以增光武王我惟順我前日所已篤之次叙盡其在我無有遇自疾害之事蓋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太平之功已成若更張之次是自疾苦其身心故惟順前日所已厚之次叙不再改作不復自苦其身心則太平之功既成將見天下之民雖萬年之久皆飽于成王之德此即既醉醉

酒飽德之時也然非特周公飽德而已雖殷民見周公如此持盈守成亦必感而化之長有所成謂風俗歸厚一成而不可變也風俗既如此故王有所使則殷民乃皆承其次叙謂令行禁止心悅誠服也如此則非特周民飽德而已雖殷民亦將萬年之久長觀于我與子而懷歸其德也朕周公自謂子指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官上既叙成王留周公與立公後之言又繼叙周公許留之語故此遂叙成王到洛命公之後所行之事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唐孔氏以歷法推之謂其年三月甲辰朔小四月癸酉朔大五月癸卯朔小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

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巳亥朔大計十二月晦正得戊辰王以是日到洛邑故史官言戊辰王在新邑本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然既言王在新邑烝祭歲不應當日到洛即行祀禮當是戊辰前到洛至戊辰日行祀禮也其所謂烝祭歲者烝乃冬祭之名是時乃周十二月晦故王親行烝禮而祭于歲盡之日故謂之烝祭歲非謂以烝禮而祭新歲也其烝所祭者即祭文武也故下文言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謂二王之廟各用赤色之牛一頭也周尚赤故牲用騂也說者謂宗廟用太牢而此用特牛者為封周公後故用感禮也成王此祭既專為封周公後而設故王乃命有司之官作告神之册又命史官名逸者為之祝其所作之册祝謂讀其辭以禱于神故謂之祝然其所祝惟告于文武言將謂周公立其後故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蓋言王之所命有司以作册與命史以祝册皆為告周公後也是時

成王既命作册又命祝册而王賓謂諸侯乃王國之賓聞王將殺牲禋祭祖廟故皆至于洛以助祭王既見諸侯咸至于是遂入清廟之太室祼以告神祼灌也謂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于地故謂祼祼也然則成王此祼即謂告文武以立公後之事也成王既祼告于神已于是遂即廟而命周公之後復作命伯禽之書使史逸讀而告伯禽故曰王命周公後作册逸告而說者見先言王賓殺禋

咸格後言王入太室祼乃謂郊特牲言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殺後祼與彼不同殊不知此所謂王賓殺禋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始至也乃謂諸侯聞王將殺牲禋祭故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灌酒則前言殺禋者非謂殺牲時也乃諸侯聞王將舉此殺牲禋祭盛禮故皆來也以此言之則與郊特牲之義又何異哉第弗深思耳史官既叙成王告祭之事畢于是總記周公攝政之

年月謂在是年十二月則周公攝政保安文武所受之天命始終七年自武王崩後周公居攝至此年十二月實得七年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營作王城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謂之新邑以定鼎為會朝之所又于瀍水之東營作成周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是成周乃王城東之邑也周公營成

周既成于是遷殷民之頑不率教者居之其遷也恐其有安土重遷之人故稱成王之命以告之史官叙其事故其書謂之多士所以名多士者以周公所告之言既稱爾殷遺多士又稱爾殷多士故以多士名篇要之所遷皆頑不率教者故序謂之頑民然其始皆殷之多士習紂武庚以至于頑不率教故序書者雖即其實而謂之頑而周公則從其舊以士而稱之也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此多士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此三月先儒謂此周公復辟成王即政明年之三月其意盖謂是七年明年之三月也而說者又謂此即召誥所謂三月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用書命庶殷即此書其意則見此三月與彼三月同兼初于新洛邑又與彼朝至于洛之文符合故知彼之所謂用書者即此多士之書此說雖有理然此篇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則此書乃成周既成殷民欲遷之時若以為彼時三月甲子所作則此時周公方命庶殷以作洛未應能成如此之速故當如先儒之說以此三月為次年三月也蓋周公先一年十二月既復辟乃

以次年三月初往新邑洛于往也洛謂成周也成周亦謂之洛者盖王城與成周在瀍水之東西此地名洛故洛誥于瀍水西既言洛食于瀍水東亦言洛食則王城與成周皆可謂之洛也周公所以至洛者以既遷殷民恐其不安厥居有反覆之變故用以告之而安慰開諭之謂之商王士盖此等皆商紂時有位之士特習紂之惡頑不可化故遷之耳此二語皆史官敘所以作多士之由也此書乃周公之言而言王

若曰蓋言雖出于周公而周公則不敢自謂巳之言故稱王命誥謂王之意若曰也爾殷遺多士若周公言爾衆人乃殷王遺餘之多士蓋呼其人而後告之以言也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者言紂為不道不足憫恤雖天以憫恤下民為心亦大降下喪亂之禍于爾殷家故我有周為天佑助之命遂將奉天命顯然之威罰迭致王者之罰于爾殷紂以正殷之命使終絶于天正謂彼不正而此以天威正之也肆爾多士

有二說一說以屬于上謂我周家既正殷命使絶終于帝但誅其君于爾多士皆使赦而不敢殺一説則以肆為故謂故是多士蓋周公上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其理如此遂言故爾多士當知周家所以有天下者非是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弋所以射取鳥雀故弋訓取乃紂為不道不為天之所與天信不堅固于此為亂之人所以弼我故我所以受殷之天命者非我取之也既説我周非貪取爾殷之天命

故又言非我敢求爾殷之天位謂我豈敢求爾天位而有之哉乃紂為不道不為天命所與而我下民皆秉心協力以為我故我所以有天位者亦非我求之也或言天不畀或言帝不畀其實一也特錯綜成文耳周公既言天命非我敢取乃天不畀紂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天不畀紂而我有之則天威豈不明然而可畏哉故總曰惟天明畏由是觀之則肆爾多士當從後一說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周公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至此又以所聞夏亡殷興之事證之以見爾殷當時取夏亦如此則我今日取殷亦猶殷之于夏不足疑而懐不服之思也

周公謂我聞人說上帝于人君之好逸樂者皆引而去之是天不欲人君縱逸也天不好逸樂而有夏之君皆志于憂勤而不敢放于逸樂謂大禹以下諸賢君皆能以憂勤合天意故天于是降格謂降至于夏言其意常至于夏也嚮于時夏弗克庸帝謂自是之

後漸次向至于是夏桀之君乃不能用上帝之意謂天引逸而桀乃適逸也惟桀不能用于帝于是大淫過于佚蕩而有惡辭惟是之故天于是不復愛念不復聽聞遂廢絶其大命降致以天罰謂罰自天降而遂至于桀也惟天欲降致其罰于桀于是命爾商家之先祖成湯改革夏命為商而用賢俊之人以治四方此即立政所謂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用三有俊也天意既如此而自成湯至帝

乙終始二十六君又皆能念天之意無不明德以憂恤于祭祀之事蓋人君為神天之主所以使之承上下神祇與社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祭祀之事又當以明德為本惟商之諸賢君知此故皆以明德而勤恤祀事于是大為天之所建立而安治于有商殷王既為天之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莫不益廣其德以合于上天之澤此蓋說帝乙以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明紂之不然也唐孔氏謂帝乙

已上非無辟王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將說紂之不善戚言前世之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說極然周公既說帝乙已上諸王能順帝意守天下遂又言在今嗣王紂大不明于天意謂天意引逸而紂乃適逸是不明于天意也人君所畏敬者天而已今既不明于天意況能用聽心念先王勤勞以建立國家之事乎觀湯自肇修人紀而至于有萬邦則其勤可知矣紂既不能聽念于先

王于是大過于佚湯之事全不顧視天之顯然可畏
民之不可不敬是其心惟知淫佚而已雖上而為天
下而為民其從違去就能決國家之存亡亦邈然不
恤矣惟是之故上帝乃不保安于紂遂降如此之大
喪必言如此者蓋紂之喪亡時所親見故言如此謂
如今日之酷也周公既言紂所以亡之故又繳之曰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蓋天之所以不與紂者亦以紂
不明于德故耳既言紂以不明于德而亡又言凡小

大邦用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謂紂之亡不特亡其身而已而毒流下國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者皆以習紂之惡無不有罪辭于罰謂我國家征伐四國四方之國皆有可罰之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周公既詳言夏殷之所以興亡于是更端稱王命而言今我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使商士知我周家之所以興者乃文武能順天而天命以天下非周刼商而取之也蓋所以折其不服之情爾爾殷多士呼其人而告之也今惟我周王謂今日周家所以得天下者以我周文武大善承上帝之事謂上帝所欲行之事文武皆能奉之如天欲愛民文武則愛之天欲勤政文武則勤之皆靈承之謂也惟文武能善承于天

故天于是有命命文武使之割絶殷紂之命即以其正殷之事告于上帝如柴望大告武成即是告其正殷之事于上帝也惟文武之興乃天命之使之割殷而告正于天故我國家凡所作事未嘗有再往者以其順天命所歸每一舉而可定也惟爾王家我適者周公謂我家以順天命之故凡所舉事無再往之者惟爾商家乃不明天命所歸如紂之惡我國家已誅滅之而爾武庚又反復反使我于此事遂至再往謂

既滅紂又殺武庚也汝等既已如此勞我再伐我亦
豈怨汝哉我但自言曰此事乃爾商衆大無法度謂
紂則君不君武庚則臣不臣皆無法度自有以招致
我罰我故不為汝之恐動其罪自汝邑中自造有以
招致我罰耳此正如湯所謂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是也周公既謂我國家所以再伐爾國者皆汝自取
故又言我國家所以不忍之意謂再伐之事固汝自
取而我亦念天于紂之誅武庚之死是已就殷而大

罪之矣故今日于汝等雖有可誅之罪皆肆放而不盡正其罪謂不忍盡伐之也自此以上皆感說殷周興亡之由使多士明知殷之亡實紂不道而天滅之周之興由文武修德而天命之興亡皆出于天非人所能為則不當不服不服是違天也既以此折服其心故自此以下則告以欲遷之意人雖欲不遷尚誰敢違乎此見周公所以為善于折民心而多士之作不至于盤庚之區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段以下周公告以遷之之意也猷發語之辭大誥言詳矣此亦周公之言而言若曰前已言王若曰故此不必言若康誥之體正如此周公謂我告爾殷

之衆士我今日惟是遷爾等之居于西耳蓋商在洛邑東自商遷洛是自東遷西也然我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動衆而不安寧時惟天命如此不可少違故我所以急為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不可怨我此蓋言今日所以遷爾之居者乃出于天命也先儒以朕不敢有後謂汝無違我我不敢更有復誅伐汝等此說亦通既言我之遷爾出于天命因又言我今日所以不用爾等在位而止

赦爾罪者亦非我故咎于汝亦是天命爾等是殷王

遺民知殷王先世自有册書有典籍以其載事故謂

之册以其載道故謂之典其實皆史籍之名謂因當

時草改夏命為殷自有典册紀載其事爾等非不知

之今乃倡言于下曰夏民之有道我殷王皆簡拔之

使在王庭之上皆有職事于百僚之間謂殷革夏之

後嘗用其民于王朝未嘗廢絶譏周之不然也故周

公既舉其怨之之辭因陳己意謂我一人惟有德者

是聽是用汝果有德我必求汝于天邑之商其意謂汝自無德不足用耳果有德我豈不用商邑謂之天邑者王都謂之天邑商都舊為王都故從舊而言天邑也然所以不用汝止肆赦矜憐汝者非我之罪亦惟天命如此而已葢武王之初止于誅其民弔其民未嘗有遷汝之意而汝等不安其居自與武庚復叛若更使之同惡相濟則日甚一日禍有不止今日者此豈天眷顧我周家之意故遷爾者亦天意當然也

天命有德故殷之簡夏之俊民者天也汝等同惡無德之可用故我所以不用汝而止赦汝之罪者亦天意當然也盖聖人之心與天之心一也聖人之意如此則天之意必如此周公于遷頑民居與不用殷民皆言天命以已之意料天之必然也此書雖周公言之然皆稱成王命故多言予一人我一人皆若成王自謂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周公又以王命告以今日不殺汝而遷殷之意多

士呼其人也昔朕来自奄謂周公東滅三監之後自奄來歸于鎬即詩所謂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之時也唐孔氏謂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下文四國乃謂三監與淮夷凡四國其時奄不曾叛奄之叛乃成王即政之後再與淮夷叛周後亡書之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則奄之叛乃在彼時故成王踐而滅之此所謂來自奄者乃周公東歸路

經于奄耳周公謂我歸自奄之後謂已誅四國之君也四國之叛其謀雖肇于君而民從之亦不可謂無罪者若以秦法繩之雖盡誅其民亦未足以洩一時之怒而因自奄歸乃大降爾四國之民命降猶令法罪在上服降一等為下服則降者乃降重就輕亦寬宥之意謂降爾四國之民命乃誅其君然經言自奄而後大降四國民命則是既誅其君而歸不應既歸而又誅其民故此所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逖者乃周公謂四國之叛以天誅言之則四國之民皆應致死然我以不忍之心處之故自奄而歸更不復罪爾等先赦爾等死命然後方始致行天罰于汝特移爾等于遐遠之處謂遷之于成周也是天罰本當置之死地今周公乃先赦其死然後方行天罰特遷之洛邑乃赦其死而以流法處之也然周公之遷也亦豈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哉亦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自彼言之則為遐逖耳故繼

曰比事臣我宗多遜葢謂今日之遷乃使之親比服事以臣于我王家相宗尚為多順之事謂將使密邇王室化為友民也周公既告以今日遷民之意故又詳其告更端而稱王命曰告爾殷多士今我惟不殺汝惟以此教命申告于汝申如三令五申之申乃再三教告之意此葢總説今日不殺汝又以此教汝也我今作大邑于此洛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見于王此洛地四方道里均故營之以為朝會之所亦以爾

多士黨惡于故都去王都遠雖奔走臣事于我有所不可故又營成周于其旁使汝密邇王室易服其奔走之勞而臣事于我王室而為多順之事此又申前言比事臣我宗多遜之意也周公既詳說所以遷之之意故自此以下又勉勑多士使既遷之後各勉力以圖安居長久之計也謂爾等今當庶幾有爾所安居之土庶幾各即其土而安以幹其所止謂既有居止則各有事不可不幹也爾若既遷之後果能克敬

謂不復狃前日之惡則天將有以畀與于爾矜恤于爾不復如前日爾等叛逆之時必欲誅滅之也汝若復狃前惡不能致敬則不但不有此所居謂不能保今日新邑所居亦將遂致天罰于爾身不復如前日天欲罰而我降爾命也今爾惟是之故須當居爾所遷之邑謀為長久之計使子子孫孫皆可繼爾所居則爾凡有所幹必可長久有年于此洛邑先儒謂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此說亦通爾在新邑既

能為長久之計如此則爾子孫亦將興起而從爾以遷蓋周公當時所遷特遷其身其子孫幼稚必有不遷者人情莫不愛其子孫凡有所為莫不欲為子孫計此蓋以其至情感動之乃其安居之甚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說者多以此王曰下無文即加以又曰疑其有闕文然說經不當持闕文之見詳考此又曰乃重言下文一語王謂是我乃有言爾之所居非我愛汝等則遷與不遷自有威刑以裁之誰

復言之史官省其文而加之以又曰謂此一言王既言之而又言之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特成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之萌于今日故引商三宗以勤勞享年之永與其餘以逸樂不永及王季文王勤勞之事而告之蓋所以防其微杜其漸其意謂今日即位之初能知其不可自逸而勤以行之

後尤或怠況始或不勤則後將如何哉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序書者採其意謂思慮之及此非聖知周公不能故直言周公作無逸亦猶伊尹作咸有一德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周公曰嗚呼嘆而後言其事重其事欲成王聽之竦也周公于此篇凡七更端每更端言嗚呼皆嘆而重其事此一節言凡為君子者如此凡為小人者如彼凡人能如此則為君子不能如此則遂為小人況人君其可不念此哉周公謂君子之人其所止者在于無逸豫蓋謂君子所貴止于無逸然逸豫之事人所甘心君子所以能無之者亦以其能先知稼穡之事寒耕熱耘沾體塗足

艱難如此雖始艱難終獲有秋之利而享終歳之逸是始之艱難乃所以為逸樂君子惟知前之艱難乃所以為後之逸樂則知小人之依頼于稼穡如此因此不敢逸豫是君子所以能無逸者實本于稼穡之艱難也周公既説君子無逸之事又説小人乃不知此而至于逸豫廢業謂相視彼小人見父母勤勞稼穡之事其為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不知父母之衣食自稼穡艱難而得乃謂衣食自至而以父

母之勤勞爲徒自若是不知稼穡之艱難乃所以爲逸樂也于是乃爲逸豫之言以相誑誕若不如此則又輕侮其父母謂之昔之人猶俗云古老也無聞知謂父母無所聞無所識不能逸樂乃自若如此林少頴謂此一節皆閭巷細民無知無識者之所爲周公乃取而筆于書者何哉蓋自古人君席宴安之久將欲爲滛佚之行則亦變亂舊章輕忽老成以先王所憂勤而施爲者視之如弁髦土梗此禍敗之所由起

危亡之所相尋而世主所不悟也成王席累世之富貴雖未嘗有誕謾之事周公慮其幼沖之質未歷于艱難驕傲之情易生于志意故告戒之辭不得不借小人之事以為喻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更端故發嘆而後言重其事也既嘆乃言戒聞曰明非臆說乃得之所聞也周公謂聞古人之言

在昔殷王中宗即太戊也其爲君也上則嚴恭寅畏于天命下則循法度以治民惟上畏天下畏民故夙夜之間祗敬畏懼不敢怠荒于是以圖安寧王龍舒謂嚴恭者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矣如有寇盜而畏非不畏也豈敬而畏之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非不恭也豈嚴而恭之哉此所謂嚴恭寅畏天畏即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恐懼修省也惟太戊上畏天下畏民不敢荒寧故天與

之民悅之而享國七十有五年之永也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高宗其名曰武丁舊常勤勞于外于是所與者皆在下之小人此即前所謂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時也惟高宗為王子之時久勞于外乃作起而即位又亮陰三年之久曾不發言亮陰居父喪也凡居父喪則必信然陰默不言以謹持喪之道故謂之亮陰高宗居喪不妄發言故及其發言則切中人情而人乃雍和高宗于

此曽不敢荒廢于事自圖安静故能善靖殷邦蓋高宗之前殷嘗衰亂高宗實靖其亂而中興也惟高宗不敢自安而靖亂中興故天下之民至于小者大者無時有怨高宗者而高宗之享國遂有五十九年之永此亦由無逸之所致也自高宗而後三世則其君謂之祖甲先儒皆以祖甲為太甲蓋見之史記及國語皆以祖甲為淫亂之君故以為太甲然順世次言之太戊之後言高宗高宗之後言祖甲其時既自有

祖甲則不應以太甲爲祖甲且司馬遷採摘經傳頗多訛謬于聖人又不見屋壁古經其言不足信故當以聖經爲證而鄭玄亦謂祖甲武丁子也有兄祖庚賢其父欲廢兄而立祖甲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此云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鄭玄此説于聖經有證故特從之周公謂祖甲舊以高宗欲廢兄立己爲不義逃于民間而爲小民及其作起而即王位于是遂知小人之所依賴者在于稼穡故能保安惠愛于

衆民不慢侮鰥夫寡婦故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之永此由于無逸之所致也自湯而下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者亦多矣周公必稱三宗者以三宗享國最長人君享富貴之極所慕惟歷年爾故周公所以舉享國最長者欲成王慕而無逸也周公既舉其享國之長者以為之勸故又舉逸豫以促期者為之戒謂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所謂自時厥後者非自祖甲之後也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

總言自三宗之後也周公謂自三宗之後生則享安逸不知民間疾苦也惟其生則享安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是從故自此之後亦無有能長享壽考多者止于十年其次則七八年其次則五六年甚者則止于三年四年此蓋周公以逸樂促期為成王戒欲其知懼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上既舉商三宗無逸以永年為成王勸又引自是厥後諸王逸豫以促期為成王戒此則又以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證之正欲成王知無逸之事非惟商三宗而已雖我祖宗亦然也周公謂無逸之事豈獨商三宗而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抑損能自畏懼故文王繼之亦能以抑畏為心而卑其所服不

敢妄自矜大卑服有二說先儒以卑服如禹之惡衣服謂卑賤其服不敢華飾須江則以此服為服事商之服謂自卑以服事其紂二說皆通然克自抑畏下繼即康功田功則此二說皆若不貫余謂文王太王之孫為王季之子親承其抑畏之誠故每事卑下不敢自高凡下文所言皆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為安民之功與田畝之功又徽其柔而懿其恭徽柔者美其柔也美其柔則柔不至于不

能立懿恭者善其恭也善其恭則恭不至于足而又

于小民則懐來而保安之鰥寡則有恵以鮮活之尤

言存活之也此皆文王所謂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

下其服事所志在于康功田功徽柔懿恭與夫懐保

小民恵鮮鰥寡故自朝而至日之方中或至日昃皆

不遑于寛暇以食文王非不食也特以志在于民饑

則急食不暇緩食也然文王所以如此者亦非故欲

自苦其身特將用此以和悦天下之民耳周公既言

文王憂勤于民如此又說文王雖遊遨田獵之事古之人君所不可免者亦不敢以為樂其所以用庶邦者惟正是供不供吾遨遊之用也時文王為西伯庶邦有當供文王者此又見文王非唯愛吾民雖所統之國無不愛文王惟如此勤儉故受命為諸侯于中身享國有五十年之永盖文王九十七而終此言受命惟中身必是近五十左右受命為諸侯至九十七而終是五十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上既陳文王無逸之事至此又嘆而戒成王周公謂繼自今日以往嗣王又呼成王也則其不可浸淫于觀玩不可浸淫于逸豫不可浸淫于遊戲與田獵等事蓋此等事皆人君所不可免者如省方觀民

如吾王不豫吾王不遊如蒐田獮狩皆不可免者但不可浸淫于彼而不知止也使浸淫于此四者而不知止則必妄用民財妄用民力以供吾四者之用惟不浸淫于此故凡所以用萬民乃可以惟正是供矣周公既戒成王俾無淫于四者然又恐成王久于勤勞或一旦自寬暇而言謂我今日止于畧耽樂明日即止然此舋一開則今日既樂明日必不能如向者之勤是一日之樂乃為終身之憂也故周公又戒成

王謂不可自寬暇謂我終歲勤勤止于今日畧為耽
樂然此事乃非所以訓民亦非天意之所順一時之
人化之亦將大有愆過則一日之樂是為終身之憂
也甚矣周公旣深言一日之樂不可少開故又戒成
王不可如商王受之迷亂謂迷惑瞶亂不知安危之
所在乃酗于酒酗酒謂因酒為凶也德哉言須當務
德也此言德哉正如前日欽哉懋哉蓋古人立言之
法有如此者一說謂不可如商王受酗于酒德蓋酒

不謂之德而紂乃酗于酒不知其無益乃反視之若德此說雖通然費辭不若前說之直捷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周公又嗟嘆而言古人猶以言相告戒況我與成王君臣也其諄諄作告夫豈過哉蓋欲成王聽其言也此古人先儒謂是古之明君良臣獨龍舒以其言

猶則不當為君臣乃泛說古人盖謂古之人猶相告
戒況君臣何獨不然此說是也周公謂古之人凡相
與處者或有過失猶陳古以訓之或直言以告之不
從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且保安而惠愛之待其意
與吾相得也則又詳以教之誨之惟古人之相與處
者能相規飭如此故一時之間凡為民者皆無有譸
張誑誕而慕為幻惑之事者盖皆以誠相與也周公
既言古人相規飭如此乃謂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

聽而用之則人乃務相順從不復以諫正為事且將相與變亂先王正法至于小事大事無不變之使其有不為順從之事則其心必違逆于君怨恨于君使不為違怨之事則必其口詛祝于君詛祝猶罵之也

蓋始相順之中則怨之終則罵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

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既言成王若不聽我此篇所戒之言則人必務為順從不復諫正不然則違之怨之又甚則詛之祝之至此又恐成王萬一至于民之有怨詛者輕信人言則戮及無罪故又戒之以此一節也大抵好惡之情莫公于民桀不君而有衆弗協湯一德而萬姓咸

喜者好惡公故也周公謂昔時殷王中宗與高宗祖甲與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進于明哲知人情偽不為人言所惑必言此四君者蓋前承無逸永年之事既舉四君而言故此因引四君為言也非謂古之賢君惟此四君能然也惟此四君能進于明哲不惑人之言其有告之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則大自敬其德不復責人雖以下謗上乃民之愆過而此四君則言曰此非民過乃朕之過其意蓋謂使我無可議則

彼亦安得而議正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必無禮此物奚宜至哉惟四君信能如是故于小人之怨詈者不但不敢含蓄其忿怒且將樂聞其言以知己過矣周公既言四君所以待小人之怨詈者故又告成王謂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聽用則人有誑誕為幻惑者言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則必輕而信之謂不復辨其真偽豈能如四君責己而不責人夫如是不能長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大綽緩其心謂含怒而急躁

也若然則將違道逆理妄以罰及無罪而殺及無辜之人罪辜皆罪也異其文耳如此則向之怨者詈者一二人耳今乃同怨之矣是其怨且將叢于一人之身矣豈不謂之爲亂哉此周公深言輕信之禍也周公首陳無逸之事終又及于君臣相規飭之意因又及于待小人怨詈之道則其言至矣故嘆而言曰嗣王呼成王也其當監視我此篇之言欲其動考其所戒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